朱子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三)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四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諭。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此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illegible]心[illegible]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吳德夫 獵

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爲

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諭以不易變易。爲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複。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顧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如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爲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爲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爲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久不値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

使人耳聾心悸。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爲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庸前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盲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

而不知名言之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爲未發以善爲已發而推恕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而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即此性字便無著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告子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即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曠然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爲仁之本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爲仁爲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之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知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體則執若以愛言仁猶不失爲表裏之

相須。而可類求也哉。故愚謂欲求仁者。先當大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之之方。然後就此發實下功。尊聞行知。以踐其實。則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敍胸臆。不覺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塡終成欠闕卻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挾禮樂動化之權以爲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爲此耳今不之察而遂指人欲爲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爲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熹前說亦未是當如風俗通後說乃爲得之蓋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

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卽所謂東西之阡。蓋二字名義。本以夫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爲之。則決裂二字。牽彊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旣有徑畛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爲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釁。豈偶然哉。讀之令人憤鬱。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呶呶。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斂就繩墨。若能相信。失馬卻未必不爲福耳。此事向來朋友畏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奉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儆戒切磋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旣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先呈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聞亦不爲久計。相見勸其早歸。亦是一事。渠卻甚歸心。恭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卻自可惜也。恭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尙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旣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爲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成書而可傳者。著爲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眞售僞者。將不禁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堙水。決無可救之理也。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數學之功。交相爲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卽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皡皋陶之祀。一旦廢絕。固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卻未能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爲證。熹嘗論之。以爲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滌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眞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此支蔓勞攘。徒爲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併了此一落索後看。卻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代語之諭甚善。妄爲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爲切要之語。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册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其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其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涉。讀書最忌如此支蔓。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爲之說。而强

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卽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末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轕。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悞。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問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無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宄。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汩。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卽自謂未當。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己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

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紀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寧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麤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然耳。此其賓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麤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以此配彼。而爲崎嶇詰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餒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餒乎。語勢不順。添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

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諭。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攘而紕繆也。又況來諭。已指無是而餒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餒。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爲山之喻。皆有不能使人無疑者。來諭雖亦不敢據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迤邐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暴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餒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發。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暴者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浩然。而又恐犯二物之戒。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徒爲紛擾。增添冗長。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喻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

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況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熹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不能如此紛拏彊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之病。程子所戒。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爲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强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

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而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卻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爾。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曉。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閒風俗。鄙陋汙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彊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鰥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卽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插。揭竿引繩。以犇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閒。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

尙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噂沓又復如何也。若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當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旣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閒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汙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閒見得平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偸些小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答項平父

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學。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趙然道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諭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身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諭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完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邪。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渠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

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稟。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删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恕之論。所說亦未當。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余正叔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瞶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瞶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其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

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下亦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救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諭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册。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閒。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爾。

答袁機仲樞

熹數日病中。方得紬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

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其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儗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諭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謂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說。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之不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諭。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來諭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諭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扐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有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熹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

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象變而分。非本卽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倣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爲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

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二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教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呈。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遽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諭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埽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劃擘。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來諭條目尙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縣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縣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齕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眞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眞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眞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旣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

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別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大小分之者。專於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原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諭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蓍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蓍之法。出於聖人邪。出於後世邪。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蓍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掇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諭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

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蓍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蓍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蓍。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幷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時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掀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得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閒。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

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徧。訖誦孟子三二十徧。熟復玩味。訖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徧。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册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慓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

以既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於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眞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

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閒。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彊。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

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答呂伯恭

示諭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斂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熹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以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眞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

其討賊之心哉。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閒。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諭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遠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卻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卻無端的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汪尚書書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卽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卽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旣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詘詘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顚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諱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旣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

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尙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卽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旣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饑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逼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以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同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逼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默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讀之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所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悤悤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逼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答潘謙之

所諭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閒。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

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卻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曾看靈棋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有條理。亦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爲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爲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爲據。獨卽位之說爲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眞意。而非獨卽位之說爲無據也。若只欲爲場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眞實爲學。則不若卽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儘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捉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爲之云云。卻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卻得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足强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

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諭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爲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閒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龔惟微

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逖聞高風。第劇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

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卻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閒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因便寓書。幷此奉曉。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寃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眞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芹之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爲慰。熹比幸麤遣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爲愧益深耳。示諭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墮。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爲恨。茲迺辱書。欣感無量。日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爲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勵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閒。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余方叔大猷

所諭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眞。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麤淺之見。便自主張。卽無由有進處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閒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余正叔

熹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間讀舊書。雖葵藿之心。不敢弭忘。然疏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熹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之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奈何。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爲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堙鬱。更祈珍衞。副此眞禱。

答傅子淵

示諭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救一偏之

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諭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諭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諭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亦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卽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答郭希呂

示諭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吳宜之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愛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惟所說之病不曾去。而省己麤疏。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己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己處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騖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爲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爲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婉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閒。如黃直卿輩。當先爲圖得矣。兼平生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爲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生師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諭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掇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爲皆墮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爲沒身之恨矣。

答江夢良

示諭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爲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爲幸。熹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爲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爲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爲鄉導處。幸略爲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答張元德治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蚤也。此閒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

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答張元德

示諭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答張元德

示諭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眞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

答張元德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閒，自無閒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張元德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注。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卽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擊拳豎拂之意矣。

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眞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閒。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眞讀書耳。

答王晉輔 覘

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高國楹

所諭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答吳尉

岳倉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爲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

鞵。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任行甫

塵中汩沒墮了人。須是忙裏蚤晚提撕。時以書册灌溉。勿令斷絕。爲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竟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鈔取一本亦佳也。

朱子文集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諛恩假守黽勉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爲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況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具奏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幸而非熹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熹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蠲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熹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幸今已聞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鎔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蠲免能科茶錢已蒙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措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竊免應副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卽乞特詔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遣之此來之意似非偶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瑣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朝廷又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罷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羣言胥動噂沓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尙少其力能沮議而得關說於前者亦不甚多熹之所憂獨恐溫陵富室旣多其閒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眄睞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閒伺隙以濟其私竊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績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感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眞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閤門舍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愿士人人能誦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設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詬於其身邪是可歎已惟丞相深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奬。而未遂埽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

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繆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埽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褒借不許終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祓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熹未嘗有一日埽灑之勞於門下而丞相以知奬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

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淸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爲國千萬自重熹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卽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爲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旣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爲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閒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閒於其閒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

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蹈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刀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閒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尙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閒。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閒。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尙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

尙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卽。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識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爲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爲力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熹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以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而辱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末由趨拜履舄。伏乞以時爲國自重。

答汪尙書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

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爲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卽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久。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儒者爲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悵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畢察。醻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醻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尚書

熹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蒙高明垂賜誨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竭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閒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歡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爲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鳧鷖詩。乃其所假以爲號耳。若蘇

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閒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爲然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幺麽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爲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爲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熹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爲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爲當更乞示誨幸甚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閒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爲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因論康節及此幷以求教

答汪尙書

別紙諄誨。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譴訶。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眞熹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若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熹之願也。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皎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閒。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

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狥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閒。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尙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粲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纔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濂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敍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尙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

區區下懷。尤切歡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失於毫釐之閒。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卽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閒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閒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搉。嘗竊私記其說。見此鈔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彖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諭。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

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汩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卽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擷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

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埽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爲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

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事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卻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熹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紹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閒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

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眞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閒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眞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則熹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靜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眞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幷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眞而靜者。眞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眞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諭。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親旁麤遣。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

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麤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閒。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麤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程二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還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卽無暇。春間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熹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概已是入淸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識

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槪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諭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會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諭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未卽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愛重。以幸斯人。

答趙尙書

四月二十六日。熹叩首再拜。上覆吏部尙書台座。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卽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淸蹕已御外朝。尙書首奉延訪。忠言至論。聳動上心。有識傳聞。無不感歎。但以疇昔所嘗商較者揆之。似已太勁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論議不

齊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顧今指趣已聞。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勢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爲偸安引日之計。以媚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爲害。又將有不可勝言者。尙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爲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迫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尙書旣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眞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卻事機。此眞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熹一春病腳。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雜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輭。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略就。且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誤傳。不然又費分疏。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能爲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源流。卽更爲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眞全軀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喙也。無由瞻晤。寫此紓鬱。切冀深爲人望。千萬自重不宣。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熹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爲忤。加賜眞筆。眷眷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罷誤恩。則又未蒙贊可。顧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督遣。且因書指諭以宜行。熹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爲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汚之量。屈己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熹前日之事。今日之言。爲果何如也。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匄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爲愈也。干冒罄竭。恐懼殊深。進之退

之。惟相公之所以命。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爲己之學。而心竊好之。久以爲是乃人之所當爲。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麤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爲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註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閒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與楊子直書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尙及拜受否也。世閒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閒。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旣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湯德遠

示諭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强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郭希呂

示諭銘敍。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卽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諭。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敍。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敍。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卽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盲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楊簡卿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陞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婉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幷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方賓王

閒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憒憒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命。然辭職未報。尙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浙中聞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

閒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能忘也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閒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閒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閒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索聯配合而强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王欽之

承諭編次程書義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閒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汎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

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卻望垂諭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麤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尙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淩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汎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

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宋深之之源

熹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悤悤。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奉問。積有馳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侍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意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有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閒。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

嘗發明之。其說甚詳。具在方册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卽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蜀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熹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責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易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示諭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强遏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且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令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閒。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諭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爲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尙以爲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諭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

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倖躐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諭大學以格物爲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爲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爲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幷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得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爲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諭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帙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

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麤得失。乃於己分有益。若但汎然看過。卽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澤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之汪

所諭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麤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潁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考試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

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爲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卽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諭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汎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澤之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閒。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工夫。聲名利祿爲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閒。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爲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爲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林德久

自盲益甚。他疾亦浸劇。辭免未執。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憒憒耳。賢者斆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久

示諭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閒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閒。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楊深文

示諭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閒。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趙昌甫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阬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

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閒。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以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諭。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册。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爲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鋟木。傳之其人。使熹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爲幸甚矣。

答呂侁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

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惟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品物。亦須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答黃子耕

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幷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諭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闕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溺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篤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閒。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爲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靠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性爲務。但加跏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煖。卽漸見功效矣。

答黃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閒。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燥耶。所聞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閒。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諭道之大本。未有眞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閒。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所諭日用工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爲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孟良夫猷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閒。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册。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答趙恭父師

惠書得聞爲學之志。固已幸甚。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閒斷。但日用閒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王季和

別幅之諭。具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呂紹先

示諭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予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謂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姚摠一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尙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諭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乎中也。

故古人之學。雖不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末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所以爲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事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閒。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或人一云與余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

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衡嚮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顚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旣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心看不得。乍看實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答或人

示諭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眞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

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